

重庆城乡水文景观的历史变迁与现实资鉴^{*1}

李良

(西南大学园艺园林学院, 重庆市 400715)

【摘要】:通过考察重庆城乡水文景观营造的历史变迁过程,深入发掘其中蕴含的独特景观价值,不仅具有历史文化意义,更有积极的现实意义。在历史时期,水文景观一直都是重庆城乡景观营造的主体,不仅形成丰富的水文景观类型,更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水文景观评价与审美内容。城乡水文景观作为最具灵性的组成部分,随着历史的发展而积淀,随着城乡的传承而丰富,不仅是自然与人文生态有机融合的产物,更具有丰富的历史、文化与美学内涵。同时,只有还原历史时期城乡景观的真实面貌,才能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到新的平衡。

【关键词】:历史时期;重庆城乡;水文景观;重庆“八景”;温泉

【中图分类号】:K928.6 **【文献标识码】:**A **【文章编号】:**1673-9841(2018)03-0177-07

近些年来,中国城乡一体化的步伐日益提速,城乡景观建设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。然而,由于缺乏对现代化城乡景观改造的经验,许多地方只得“借鉴”外国经验,盲目走所谓“景观国际化”的路线。在大拆大建之中,新的景观面貌不仅不能提高城乡的影响力,反而丢失了长期以来自身沉淀的文化底蕴。有鉴于此,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主张停下城乡景观盲目建设的脚步,克服急功近利的心理,并提出建设“城镇生态景观”的口号^[1]。

换言之,怎样的景观风格适合城镇自身?我们不妨追溯历史,以城镇发展本身的经验与规律来发掘属于每个城镇自身的风格。重庆城镇依山傍水,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,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,形成了丰富的历史水文景观资源。在本研究中,笔者以历史时期重庆城乡水文景观为研究个案,从历史变迁分析重庆城乡水文景观营造的意义,进而探讨水文景观在西部内陆地区城乡景观营造的价值。

一、自然之美:明清以前重庆城乡水文景观的奠基

长江自西向东横贯重庆,沿线城镇皆选择依山傍水而居。《华阳国志》载巴县(重庆老城区)“地势刚峻,皆重屋累居……结舫水居五百余家,承三江之会”^[2]。涪陵也是“官道近山多乱石,人家避水半危楼”^[3]。其他如江津、丰都、忠州、万州、云阳、奉节、巫山等州县,无不依长江而形成城镇。自先秦以来,特别是唐宋时期,是重庆城镇水文景观营造的奠基阶段。主要类型如下:

(一)江心洲

在水流较缓之处形成了一些江心洲,成为重庆水文景观的一大特色,其中著名的有以下几个。广阳洲即今之广阳坝,在今重庆市区东。广阳坝最早称“沮”,《华阳国志》载:“(巴人)其畜牧在沮,今东突碛下畜沮是也”。后称“广阳”。《蜀中

¹ 收稿日期:2017-03-10

作者简介:李良,历史学博士,西南大学园艺园林学院,副教授。

基金项目: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普及项目“重庆历史文化名城”(2018KP03),项目负责人:李良。

广记》卷 19 引李膺《益州记》言：“广阳，州东七里，水南有遮要之堆石。《志》云：‘治东江泝广阳坝，即广阳州也。’字宜从洲，此石江中突起，俗名遮夫堆。”

锦绣洲 在今之涪陵区乌江入长江的交汇口，又名“金盘碛”。《太平寰宇记》载：“锦绣洲，《周地图记》云：‘铜柱滩东有锦绣洲，巴士盛以此洲人能织女锦罗，故以名之’。”《方輿胜览》卷 61 载：“锦绣洲，在铜柱滩东北，洲人能织锦罗，故名。”宋翰《题涪陵郡诗》云：“锦绣洲犹在，熊罴梦已无。文风齐两蜀，仙洞接三都。白石从天设，青岷见地图。荔枝妃子国，不复曩时输。”

皇华洲 在今忠县境内，是川江最大的江洲。《水经注》卷 33 载：“江水又东得黄华水口，江浦也。左径石城南。庾仲雍曰：‘临江至石城黄华口一百里，又东至平洲，洲上多居民’。”可见较早时期皇华洲即有聚落分布。《蜀中广记》卷 19 载：“《志》云：‘即皇华洲，在东五十里江浦，周回可二十里。’《碑目》云：‘有《宋忠州贡院碑》、参军安元白立《金鱼堡碑》、《升忠州为咸淳府碑》，俱在此洲上’。”道光《忠州直隶厅志》卷 1 载：“宋因度宗潜藩，升为皇华洲……以州治为临江县。”可见宋代皇华洲面积之大。宋代皇华洲上有皇华城，为咸淳府治，洲上有不少著名碑刻。

(二) 滩涂与巨石

重庆区域内长江两岸高山耸立，河道蜿蜒狭窄，其中对航路影响最大的就是各种险滩及江中巨石，亦是重庆区域内的重要景观。例如奉节附近著名的滩涂水文奇观，即是八阵图与滪滩堆。

八阵图 《通鉴地理通释》载：“《郡县志》：‘在夔州奉节县西七里。’《寰宇记》：‘在县西南七里。’《荆州图副》：‘永安宫南一里渚下平碛上，周回四百十八丈，中有诸葛亮武侯八阵图，聚细石为之，各高五尺，广十围。历然棋布纵横相当，中间相去九尺，正中开，南北巷悉广五尺，凡六十四聚，或为人散乱，及为夏水所没，冬水退复，依然如故。’盛弘之《荆州记》云：‘垒西聚石为八行’。复县西聚细石为垒，方可数百步，行八聚，聚间相去二丈，因曰八阵。既成，今行师庶不覆败，八阵及垒皆图兵势行藏之权，自后深识者所不能了，桓温伐蜀经之，以为常山蛇势，此盖意言之。”^[4]

滪滩堆 滪滩堆正对瞿塘峡，是一块突出江面的巨石，对过往船只造成了相当大的危险，更增添了瞿唐关的险峻。《太平寰宇记》载：“滪滩堆，周围二十丈，在州西南二百步蜀江中心、瞿唐峡口。冬水浅，屹然露百余尺；夏水涨，没数十丈，其状如马。舟人不敢进，又曰犹与，言舟子取途不决水脉，故曰犹与。谚曰：‘滪滩大如朴，瞿唐不可触。滪滩大如马，瞿唐不可下。滪滩大如鳖，瞿唐行舟绝。滪滩大如龟，瞿唐不可窥’。”^[5]古人经此，无不感叹水路之艰难，杜甫、白居易、张祜、张华、元稹、苏轼等文豪都留下了诗赋以记滪滩堆之奇。其中杜甫诗云：“巨石水中央，江寒出水长。沉牛答云雨，如马戒舟航。天意存倾覆，神功接渺茫。干戈连解缆，行止忆垂堂。”^{[6]1011}

(三) 湖池

除了长江及其支流，重庆亦有不少著名池塘为历代文人所称道，为城镇周围的自然景观增添了不少亮点。这些美丽水池中，不少还有着动人的传说，吸引着人们前来观赏。《太平广记》载，江津有渝州仙池，“在州西南江津县界，岷江南岸。其池周回二里，水深八尺，流入岷江。古老传者有仙人，姓然名独角，以其头有角，故表其名，自扬州来居此。池边起楼，聚香草置楼下，独角忽登楼，命仆夫烧其楼，独角飞空而去，因名仙池。见有石岩一所向岷江而见在”^[7]。此外，江津还有鱼池，《輿地纪胜》卷 175 载：“在故南平县西北一十里。今当属江津县。事见《元和郡县志》。又《图经》云：“尝有神龙游焉。”巫溪县有千顷池，“在大昌县西三十六里。波澜浩渺，分为三道：一道东流，为当县井源；一道西流，为云安县阳溪；一道南流，为奉节县西瀼水”^{[6]1003}。奉节白盐山（今之赤甲山）有龙池，“山半有龙池，天旱，烧石投池，鸣鼓其上，即雨。左思《蜀都赋》云：‘潜龙蟠于沮泽，应鸣鼓而兴雨’，即此也。”^[5]武宁县木枋山亦有湖泊，《太平寰宇记》卷 149 载：“山顶有池，冬夏可验，其浅深随大江水涨增减”。《輿地纪胜》卷 174 载：武隆有盐池，“在州溉下。遇旱，祈雨有应”。

(四) 温泉

重庆区域内多有温泉，仅市区内就有南温泉、东温泉、北温泉等。古人亦知温泉的好处，南宋末年，蒙哥汗率大军围攻南宋要塞钓鱼城，为宋军炮火所伤，就曾于温汤峡疗伤。古人对重庆温泉亦多有记载，其中最多的是今北碚的北温泉，《方輿胜览》卷 60 载：“温泉，在城北百余里。有寺。查仲本诗：‘浴罢临泉一整冠，令人搔首忆长安。御汤摇荡双龙影，疑是羌人簇马鞍’。”《輿地纪胜》卷 175 载：“温汤峡，在巴县西南一百六十里。上有温泉，自悬崖下涌出，四时腾沸如汤。唐乾符中置温汤寺”；“温泉寺，在府北百余里，下临嘉陵江。有温泉出于岩石间。寺有池，蓄鱼甚富。国朝名贤留题诗多龛置壁间，有曲端诗二首，其一云：‘曾统山西兵十万，腰间宝剑血犹腥。山僧不识英雄客，何必切切问姓名’”。其他的温泉，文献亦有记载，如《輿地纪胜》卷第 180 载：“温泉，在汤窠市，有温泉二，旧属南川”。

(五) 盐泉

盐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品，在人类采盐技术还十分落后的古代，自然流出的盐泉是十分宝贵的财富，重庆地区也不乏这些盐泉，为城镇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。云阳、奉节、巫山、巫溪一带，是重庆产盐的重要地区，有不少盐泉分布。

《太平寰宇记》卷 148 载：奉节八阵碛上“有盐泉五口”；大宁监，“本夔州大昌县前镇煎盐之所也，在县西六十九里溪南山岭峭壁之中，有盐泉涌出，土人以竹引泉，置镬煮盐。皇朝开宝六年置监，以收课利”。彭水之盐泉，亦较早为人类开采，《輿地纪胜》卷 165 载：“盐泉，《元和郡县志》：‘彭水县有左右盐泉，今本道官收其课’。《寰宇记》云：‘有盐井，一在彭水县东九十里，今煎’。”

(六) 山泉

能够为人们提供生活用水，并以其美学价值受到古代文人的关注。重庆万州素称山泉一绝，《輿地纪胜》卷 177 载：其“夔州一道，林泉之胜，莫与南浦争长者”。又称其“景物清绝，为夔路第一”。其中山泉密布是万州景观的一大特色。“土地多泉，民赖鱼罟”。著名的有包泉，“在西山。元符间，太守方泽为铭，以其品与无锡惠山泉相上下。漕张公演诗云：‘更挹岩泉分茗椀，旧游仿佛记孤山’”。黑龙泉：“在西山龙祠侧。其水寒冽，旱祷辄应”。岑公泉：“在岑岩之左。自岩穴涓涓而下，如环佩声，泓停甘冽，岁旱祷则应。”渝东南亦有不少名泉，《輿地纪胜》卷 165 载，彭水有腰鼓洞，中有山泉涌出，“在彭水县计议乡，山壁间有腰鼓洞涌泉，俗呼龙潭，封灵应庙”。“于山壁之间有窍一所，可深丈余，中有涌泉停其下，土人俗呼龙潭。”

二、环境营造：明清重庆城乡水文景观的构建

明清时期是重庆城乡水文景观营造的重要时期。相比以前水文景观的自然属性，这一时期的水文景观人工成分更浓，通过一系列的环境营造，形成了诸如城镇供水景观、消防景观、防汛景观等新式景观类型，特别是在诸多城镇“八景”的构建中，水文景观被称为最主要的评价标准，进而形成稳定的景观评价标准。

(一) 城镇供水景观的形成

明清时期，重庆城镇依然保持着背山面水的特点，此时长江及其支流河水水质较好，可供居民生活所用，故城镇也多以江河为城市供水的来源。山城虽然靠水，但取水却不是那么容易。在重庆城镇景观建设的过程中，非常重视城市用水的供应。如重庆城虽有长江、嘉陵江之会，居民用水也是需要重视的问题。清代在重庆城内进行了水利设施的修建，建成后伺坡水沟、梁子上水沟、神仙口水沟、三圣殿水沟、关帝庙水沟、曹家巷水沟、五福宫水沟、城隍庙后坡水沟、崇因寺下小十字水沟、余家巷水沟、莲花池右水沟等 17 条主要水渠^[8]。

涪州当乌江与长江交汇处，山泉来源也较多，但一到战时，饮水问题也是重大问题。同治元年(1862)，石达开围涪州城，居民用水困难，涪州不得不修筑水城以便取水，民国《续修涪陵志》载：“时州人徐邦道协众创修水城以通援兵、便樵汲，分东西两道，西接城根，由龙舌街抵大江，东接城根，由黔清街抵涪陵江，长一百六十余丈，高丈四尺。内置炮位。当时州城赖以保全。及乱平，州人复增修外城，由接派桥绕南门、西门而下，转抵水城。”^[9]随着战争的结束，这条水道也失去了使用价值，到民国初年就已经只剩下了残垣断壁。

万州城修筑之始，即注重城市供水，《万县志》载：“城中无井，远引山泉，其水荣，时盈时涸，尤惧其截流塞源也。若为甬道取水夹以石垣，火器卫之，庶几缓急可恃，民大便而利益宏矣。”因此，万县也修筑了取水甬道以便取水。

奉节虽有长江、梅溪河、草堂河等环绕，但早在唐宋时期就感到城市用水的艰难。杜甫《引水》诗载：“月峡瞿唐云作顶，乱石峥嵘俗无井。云安沽水奴仆悲，鱼复移居心力省。白帝城西万竹竿，接筒引水喉不干。人生留滞生理难，斗水何直百忧宽”。王龟龄也有诗载：“夔州苦无井，俗瘠殊可怜。竹筒喉不干，可浣不可煎。日汲卧龙水，屡頽担夫肩。官费接筒竹，民鬻沾水钱。丁宁后来者，莫负义名泉。”明清时期，城市用水依然是困扰夔州府城的一大难题。光绪《奉节县志》载：“城中所缺者，水也，明郡守许宗谿日记曰：‘夔州旧故无井，居民悉汲饮于江’。”^[10]清朝时张东坪曾自侯家岭引水至府治以供官府所用，人民则依然取用江水。后又自马蝗溪以瓦筒、木渎等物引水入城，并沿山设置守卫以保障水源不断，并在城内安置水池数口，居民至此有了方便的生活用水。

(二) 城镇消防景观的形成

明清时期重庆城镇的建筑多以木质结构为主，在清中叶以前甚至很多民居都是草房，因此火灾也是城市经常发生的灾害。如重庆府署，原在太平门内，乾隆年间就因多次发生火灾，不得不移署倚金碧山，门开东向新丰街以避火患。重庆经历署也因靠近民居多火患而不得不搬迁^[8]。涪州也经常发生火患，州署、同知署等衙门就曾多次为火所毁。奉节原民居多草屋，火灾也是常年发生的事，道光年间由政府补助，把所有民居都翻新为瓦房。水是灭火的主要工具，重庆城镇在建设的过程中也注意建设城市水网、水池以备火患。

明清时期重庆城内人口密度较大，重屋累累，一旦发生火患，大量建筑势被波及，政府除了分散安置被损机构外，修建了十余条水沟，以及若干水池、水井以备火患。

涪州亦多火患，连官府衙门也多次为火灾所毁。因此，涪州衙门前一般都会修造太平缸，蓄水以备火。如涪州署曾为大火所毁，重修后于府前建“太平缸”，“在造壁前，光绪二十八年重修州署后添置，蓄水千数百担以备火警”。

万州城内建筑原多为草房、木房，火灾不断，故防备火灾也是一件大事。《万县志》载：“嘉庆二年，署知县刘大经城垣一周置石罐百口以防火灾，谓之太平池”，除了太平池，政府还先后修建了便民池、利济池等^[11]。

奉节的民居原多为草屋，城内建筑也多为草屋导致火灾频仍，后虽改为木质结构的瓦房，但火灾依然不断，故防备火灾也是一件大事。为防备火患，奉节各街坊置太平池储水以备不测。后又陆续建成流润、化龙、武功、漾翠、通济、注香、利民等池；这些水池平时储水以供人民生活，危急时则可用以灭火。

(三) 城镇防汛景观的形成

重庆城镇大多有依山傍水的特点，明清时期由于江水泛滥导致城镇受灾的例子为数不少。

例如明清时期夔州府城濒临大江，加之有滟滪堆阻挡水流，一旦夏季江水泛滥，江水流过瞿塘峡不及，势必倒灌夔州府城，

城市所受水灾相当严重。据道光《夔州府志》、光绪《奉节县志》等记载，清代夔州府水患严重，城墙也是时修时坏。特别是同治九年“洪水汛涨，漫城而过”，导致临江一带城墙全部被冲毁，朝廷不得不重新修筑，计费银二十余万两，耗时三年多，“自西门起至大东门玉皇阁止改修石城一道梁，长二百五十丈，高二丈五尺，垛高四尺五寸，底宽一丈七尺，面宽一丈，城身内外墙海面城垛全用石条填筑，实砌以石灰浸缝”^[12]。在石城之外，还修筑了五道保坎(保护墙)，长度在250丈至310丈不等，保坎外还加筑一道长达336丈的石护堤，防汛能力大为增强。

(四) 明清重庆“八景”中的水文景观

水除了给人们提供生活所需之外，也为人们提供感官享受。重庆水之美以其清幽、灵动给人心灵以抚慰，带来内心深处的平静。重庆地区城镇多为山水城镇，水之美是人们心中最重要的感官享受之一，在明清时期重庆人们所评出的“八景”中，不乏对水之美的肯定。

例如明清巴县“八景”中，洪崖滴翠，说的就是今渝中区沧白路的洪崖洞，明清时期这里林木苍翠，形成一条小溪，盛夏时分溪水更是盛如瀑布，飞珠溅玉。龙门浩月，即是望龙门旁赏月，深夜寂静，江中之月反射散布于港湾四周，水天同色，江、陆不分，恍如仙境。明清时期南岸一带还没有开发，涂山一带林木葱郁，溪流遍布。雨过初晴，溪流像蒙上了一片薄薄的细纱，云雾飘渺，构成“海棠烟雨”的景观。其右的黄葛渡口，则是南岸入城的主要渡口，明清时期要渡过长江到河对岸并非易事，一到傍晚，众人争相过江，加之到城内做买卖的人们渡江向南，使得黄葛渡口熙熙攘攘，热闹非凡，构成“黄葛晚渡”的景观^[13]。

明清时期的云阳“八景”中，就有五景是水文景观。岷江之北驿署有亭，四周林木幽静，江水安宁。入夜倚楼观月，月光静静洒在江面之上，涵影入楼，江楼以共，成为“江楼得月”的景观。今云阳新县城处于东瀼水(今小江)与长江交汇处，春天河水发溢，涨潮萦回，气势甚壮，号“东瀼增潮”。云阳南的长江之中有一块巨大的江心石，形状如游龙。长江过此惊涛拍石，声势甚壮，入夜四周宁静，其势倍增，时人称“龙川夜涛”。历史时期川江航运困难，特别是逆流而上更显艰苦，必须依靠人工拉纤。明清时期川江贸易发达，过往船只源源不断，成百上千的纤夫拉着纤，喊着川江号子，“上赖牵舟”的景观成为长江上独特的风景线。

三、环境改良:民国重庆城镇水文景观的转型

伴随民国时期现代化的建设，促进了重庆城镇水文景观的转型发展，一系列现代景观类型，诸如滨江景观、水利景观等得以出现。同时，在诸如温泉等特色景观的利用方面，也有新的发展，人们对水景之美的认识也日渐深入。

(一) 滨江景观建设与改良

重庆地区河流密布，其大河有长江、嘉陵江、乌江、磨刀溪、彭溪河、梅溪河、大宁河等，小河更是不计其数。民国时期重庆公路交通虽有了较大的发展，但由于交通工具有限，仍不能满足需要，水路交通仍然是三峡大宗运输的重要方式。当时的外国人就认为：“重庆的发展得益于长江，若无长江，重庆亦无今日之发达。”^{[14]37}

民国时期重庆城镇商贸发达，河流的吞吐量大增，促进了城镇码头、港口建设的高潮。重庆城作为长江上游第一个开埠的城市，民国时期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商贸城市，沿长江、嘉陵江一带形成大量的码头。《新支那省别全志》记载的重庆城周围的码头有：飞机场码头、储奇码头、金紫码头、南纪码头、太平码头、元通寺码头、望龙码头、东水码头、水码头、朝天码头、千斯码头、纸码头、盐码头、临江码头，嘉陵江北岸的嘉陵码头、观阳码头，长江南岸的海棠溪码头、太平桥码头、羊角滩码头、五桂码头、弹子码头等^{[15]646}。江北县也有溉澜溪、香国寺两码头^{[15]720}。合川地处嘉陵江、渠江、涪江三江交汇，水运发达，其城北为七码头，城南嘉陵江沿岸形成了鸭嘴船舶港口，官渡码头、盐码头、正码头等^{[15]725}。

民国时期，有民众依靠码头生活的，形成不少棚户区，他们以码头贸易为主要生计，不少是职业的码头工人。在码头上，除了传统的木船外，现代化轮船逐渐成为主导，有民族公司的，也有不少外国公司，如招商、太古、怡和等公司^{[14]39}。

民国时期，随着城镇规模的扩大，许多城镇都横跨河流两岸。为了沟通河流两岸的居民，修筑了一些桥梁。龙潭水穿酉阳城而过，街道跨河两岸，形成河街，水枯时节，还可以涉水通过。水盛之时，两岸交流就显得十分困难，因而民国时期修建了一座大桥相联络^{[15]813}。万县城本在苕溪河与长江交汇处的东岸，清末苕溪河西岸逐渐形成了居民区。开埠以后，苕溪河西岸经济进一步发展，民国中期更成为了万县的工商业中心。为了沟通苕溪两岸，相继修建了万安大桥、万州桥、福兴桥三座大桥。

(二) 水利景观营建

除了自然河流之外，水利工程也是人们生产生活必需的用水来源。其用途一为灌溉农田，所谓“农田之命在水，旱则为灾……无霖雨虽不旱亦灾，救济唯赖塘堰，渴掘井不已晚乎”^{[9]67}。

城外的水利工程主要为农田灌溉，城内的则主要起到方便生活用水、保持街道干燥、防范水灾等作用。民国时期人们十分注重城镇的水道建设，如重庆城，民国时期对后伺水沟、梁子上水沟、神仙口水沟、三圣殿水沟、关帝庙水沟等十七条城内主要沟渠进行统计，并疏通整浚^{[9]239-242}。

(三) 温泉景观的打造

重庆地区气候炎热，人们习惯洗澡。民国时期外国人即认为“重庆人有洁癖，浴场比中国其他地区要多”^[16]。当时重庆城周围有名的温泉主要是南温泉和北温泉。南温泉又称“南温塘”，这里四周皆山，风景幽雅，民国时期有商家在此修建了供人洗浴的温泉浴。这里的浴池一般规模较小，一个浴槽深约三、四尺，可供四至五人共同洗浴。周围还有各种旅馆、茶馆等，时人常自重庆城坐轿子一路观光而来，到此除了可以享受清爽的温泉浴外，还可以乘小船游览附近风景秀丽的小溪。在南温泉附近建有南泉乡村师范学校，校内山上有仙女洞，洞内深邃，景物奇特可观，是游览南温泉不可错过之地^{[15]664}。

缙云山下温塘峡附近的北温泉，民国时期是最有文化味道的温泉，吸引了不少文人雅士、达官显贵到此游览。北温泉又称“北温塘”，据载南宋末年蒙古军在进攻合川的过程中先锋汪世显、大汗蒙哥为宋军炮火所伤，都曾到此休养。嘉陵江风景优美，其观音峡、温塘峡、沥泉峡合称为“嘉陵江小三峡”。民国时期在温塘峡附近建有温塘公园，自重庆可乘坐汽船溯嘉陵江而往。园内有内、外两个大温泉游泳场，周围花木布置极其雅致，瀑布、乳花洞、飞来阁等景物蔚为可观^{[15]664}。

(四) 民国时人对重庆城镇水景之美的认同

重庆地区的城镇依山傍水，兼具山之刚与水之柔，相映成辉，宛如一幅水墨画。民国时期人们对重庆城镇美的感受，许多与水之美有关。民国时期人们对景物的评价中，水之美是得到很高认同的。

出合川县城，南行五里地名“东津沱”，此处为合川通往重庆、璧山、铜梁等地的交通要道，每日渡河的人达数千人。故每逢日落时分，行人匆匆于道，船只不敷使用，一片繁忙景观。光绪以后，有城中土著富豪出资设义渡船八艘，使得船只能够满足人们在天黑之前渡河完毕，涪江上船家与渡客悠闲交谈，呈现和谐的场景，称为“涪江晚渡”。合川城南三江交汇合流，江水冲激盘旋突起，霞光照之，光彩夺目。秋日时节，大雁飞掠其上，高吟沙头，一片金黄美景，号“金沙落雁”。此外，“照镜涵波”“东津烟火”等也是对水景之美的赞扬^[17]。

民国时期人们喜欢寄情山水，重庆地区的城镇也不乏能让人流连的水文景观。在江津县东二里有莲池，广三十余亩。此池早在元代时开凿，明代修亭于其中，清代又于其中广植莲花，花开时色艳香浓，游人甚众，后又于其上广植桃柳，民国后则遍

地桑树。还有游杯池，在江津县西二里大江侧，冬春之交游人泛舟游览于其上^[18]。

综观历史时期重庆城乡水文景观的历史变迁过程，可以看出：在明清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，基于“自然之美”的水文景观恩赐，这一阶段重庆城镇水文景观的类型主要有江心洲、滩涂、湖池以及各类泉源。明清时期重庆城乡水文景观的营造方面，主要是在前期的基础上，通过人类对水文环境的营造，形成了新的水文景观类型，诸如城镇消防景观、供水景观、防汛景观等，同时水文景观也成为这一阶段景观评价的主要内容。民国时期重庆城镇水文景观进一步发展，伴随城乡现代化的深入发展，进一步形成了新型的滨江景观、水利景观等。特别是在传统温泉景观的基础上，引入现代化的理念。同时，水文景观继续保持为重庆城乡景观审美的主要内容。

总之，在现代重庆城乡景观营造中，应尊重景观的自然特性，展现景观的地域特征，切实处理好人水和谐是营建水文景观的关键所在。重庆特有的江心洲、滩涂、湖池应保留并积极展示自然特性；清代的营造和民国的改建经验应总结发扬，并运用在城乡水文景观之中去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德拉姆施塔德，等. 景观设计学和土地利用规划中的景观生态原理[M]. 朱强，等译. 北京：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，2010.
- [2] 常璩.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：卷 1[M]. 任乃强，校注. 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:20.
- [3] 曹学佺. 蜀中广记：卷 57[M]. 重庆：重庆出版社，1984.
- [4] 王应麟. 通鉴地理通释：卷 11[M]. 张保见，校注. 成都：四川大学出版社，2009:363.
- [5] 乐史. 太平寰宇记：卷 148[M]. 王文楚，注释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0.
- [6] 祝穆. 方輿胜览：卷 57[M]. 施和金，点校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3.
- [7] 李昉. 太平广记：卷 399[M]. 长春：吉林出版社，2010:3234.
- [8] 王鉴清，修；向楚，纂. 巴县志：卷 1. 建置[M]. 台北：学生书局，1961.
- [9] 施纪. 涪陵县续修涪州志：卷 5. 建置[M]. 台北：学生书局，1971.
- [10] 曾秀翹，修；杨德坤，纂. 奉节县志：卷 5. 城池[M]. 台北：学生书局，1974:117.
- [11] 张琴. 万县志：卷 5. 地理志[M]. 据同治五年刊本影印. 台北：成文出版社，204-205.
- [12] 郎承锐，余树堂. 光绪《丰都县志》卷 5《城池》[M]. 台北：学生书局，1968.
- [13] 戴林利. 明清时期重庆“八景”分布及其文化研究[D]. 重庆：西南大学，2009:31-32.
- [14] 东亚同文会. 支那省别全志·四川. 东京：东亚同文会，1917.

[15] 支那省别全志刊行会. 新修支那省别全志:第 1 卷·四川省(上) [M]. 东京:东亚同文会, 1941.

[16] 支那省别全志刊行会. 新修支那省别全志:第 2 卷四川省(下) [M]. 东京:东亚同文会, 1941:693.

[17] 张森楷. 合川县志:卷 2. 名胜 [M]. 台北:学生出版局, 据民国九年(1920)刊本影印.

[18] 聂述文, 等. 江津县志:卷 1. 地理志 [M]. 宁波天一阁藏书版.